

求是 丛书

狂欢诗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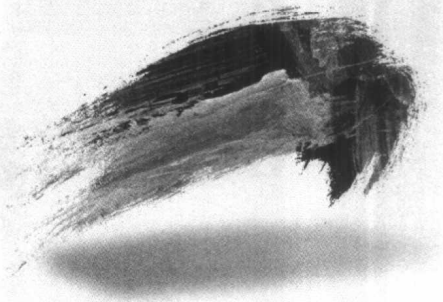
——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



王建刚 / 著

学林出版社

求是 丛书



狂欢诗学

——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

王建刚 /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王建刚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1. 12

(求是丛书)

ISBN 7-80668-200-7

I. 狂... II. 王... III. 诗歌—文学研究—俄国

IV. I51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594 号

狂欢诗学

——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



作 者	—— 王建刚
特约编辑	—— 盛晓玲
责任编辑	—— 曹坚平
封面设计	—— 鲁继德
出 版	——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	——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邮编: 200010
印 刷	—— 常熟第四印刷厂
开 本	—— 850 × 1168 1/32
印 张	—— 12.5
字 数	—— 26.4 万
版 次	——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3000
书 号	—— ISBN 7-80668-200-7/B·10
定 价	—— 21.50 元

总 序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汉语思想界、学术界最显明的特征：对“主义”的讨论，更关注、进入对具体“问题”的推进、考量，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将这种考量置于全球化的视域中，其思想资源也显示了多元化，对于各种思想资源的汲取、清理、运用也更显突出，无论在西学治学上还是在国学研究上，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

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林林总总，其积累涉及哲学、诗学、社会思想诸领域，读者从中可以看到新一代学者在切实推进具体“问题”的研究上功夫之所在。

然中国思想学术处境之艰难在于：拒绝空疏浮论、拒绝苟且抄袭、拒绝无知谩骂、拒绝虚实不侔。倡导平等讨论、倡导严谨治学、倡导规范学制、倡导求是学风。摆脱、规避、走出中国思想学术之艰难非立竿见影之易，关涉一代求是学风的开启。故本丛书命名“求是”。

本丛书得到浙江大学金氏人文基金的资助，在此谨向基金捐赠人金乐琦、金联桢、金联照先生诚表谢意。

是为序。

“求是”丛书编委会

导 言

美国学者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一书中说过两句看似平常实则深意的话。他说：“当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学‘种类’或‘类型’的实践的基础上加以界定时，一种独特的诗学便可以出现。”比如，当亚理斯多德从戏剧方面来界定文学时，他创立了西方的摹仿诗学，当西方之外的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从抒情诗角度来定义文学时，就出现了东方的情感－表现诗学；他又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在叙事文学的基础上设想出一种诗学来。”^① 叙事诗学的缺失使迈纳深感遗憾，因此，他想来填补这一空白。其实，像其他人一样，迈纳也不曾注意到巴赫金(1895－1975)这位生前几乎默默无闻的思想大师。从20世纪初开始，巴赫金就一直着手构建一种基于长篇小说话语修辞之上的叙事诗学，即狂欢化诗学。

狂欢化诗学是一种全新的诗学。要理解它，就必须对整个传统的艺术和意识形态观念加以实质性的变革，摒弃那些根深蒂固的文学趣味，重新审视那些已规范化了的概念和术语，尤其得正视那些被忽视甚至遗忘了的底层的民间诙谐创作。这种观念的变革将是哥白尼式的，它打破了传统文化的

^① 《比较诗学·中文版前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常规格局,将其倒置过来,使人们对文化的观照从上层的官方视角转向底层的民间视角。遗憾的是,这一倒置的意义即使在今天也还很少为人们所认识。这就难怪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会旁落于迈纳所倡导的跨文化理论研究的视野之外了。厄尔·迈纳的诗学理念根本上说还是属于亚理斯多德所开创的理性诗学传统。理性诗学在 17 世纪已全面地体制化,成为一种官方的、精英的、主流的甚至男权本位的诗学。理性诗学的两大构件,即自主性的文类和用以本质界定的逻辑分析法,早在亚理斯多德时代就已达到学科自觉的程度。相对于狂欢化诗学来说,传统的理性诗学是一种规范诗学,它对低俗的、粗陋的文学不感兴趣,对非理性的人类活动不感兴趣,它拒不承认非理性的生活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曾经一度占有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正是这些为传统理性诗学所不屑的生活与文学现象构成狂欢化诗学的关爱对象。一些流传至今的古代文献暗示了这种非理性生活的存在。

希罗多德的《历史》开篇在谈到特洛伊战争与吕底亚王位的更迭时,讲到了海伦与坎道列斯王妃。海伦的被拐与王妃的受辱导致了经年的战争与弑君的暴行,大有女人改变历史之势。但希罗多德举重若轻的叙述风格与中国史官、正统文人视女人为祸水而来的那种或怒目厉斥、或忧心忡忡的笔法不同。怎样看待希罗多德的这种叙述?这位西方的“历史之父”将一部波斯帝国与希腊诸城邦之间的血腥战争史用“女人”轻巧地引出,用意何在?可以肯定一点,希罗多德的笔法决非取巧或取宠,甚至故弄玄虚,也决非男权本位心理作怪。它很可能是希罗多德对这种生活见多不怪而作的一种平实的叙述。正是从这种叙述中,我们能隐隐窥见古希腊女人们的

生存景况及因女人而来的男人们的生活。这又是一种怎样的生活呢？一种狂欢化了的生活。

撩开 17 世纪以来织就的关于古希腊的理性面纱，许多文化史家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及实物为我们展示了古希腊生活狂欢的一面。在尼采眼里，所谓的古希腊文明实际上是一种酒神的狂欢，是狄奥尼修斯的生死场，阿波罗不过是游弋天庭的巡视者，是酒神的一剂解醉药，酒神精神才是古希腊的真精神。帕特里奇也说，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是完全的放荡主义：“希腊文化是一首高亢的欢乐颂歌，其欢乐的本质就是一种强烈而坦率的肉欲。处在各种知识层次的人们，无论其文化水平的高低，都承认性欲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①但是袭有祖先崇拜的后世人不愿正视这一事实，而将古希腊慕想成一座光芒万丈的理性之塔。确实，“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这冷峻中透出的理性之美让人心仪神往，言必称希腊；轻盈于断臂维纳斯雕塑上的那层脉脉温情所隐隐透出的平和、柔顺的女性美足以导致后人对古希腊社会生活一次又一次的误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的智者风范更使后人 有理由将古希腊整个地理性化。我们因此会无视维纳斯的神妓身份，会无视苏格拉底如癫似狂的日常言行，我们也会看不出特洛伊战争所寓有的狂欢性。

将特洛伊战争视为一种狂欢行为，这仿佛是对历史的不恭，是对人性的亵渎。但是，只要我们将战争从帝王将相文治武功的神圣光环中解脱出来，就能发现：战争也是人类的一种求生行为，它同样服从自我保存与种族延续的大规律。这在

^① 参见《狂欢史·第一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远古时代更明显,食色受阻是战争的主要动因。一切实用的功利性活动都会寓有游戏甚至狂欢的因素,战争也不例外,甚至更甚。帕特里奇认为,希腊人甚至会把寻欢作乐置于军事行为本身之上,是这种欢乐才使生命和自由变得有意义。所以,当我们将战争从现代文明中的维护主权独立与民族尊严的祭坛上请下来置于初民生活中,这一点会更加了然。那时,当求生不再是当务之急,人们就可能将战争当作逸出生活常轨的富余活动,对战争进行有意识的脱冕。第一次脱冕是战争游戏(舞蹈)的出现,此时它还没有与实用目的完全分离;第二次脱冕则是从户外进入室内,以弱化的形式在棋牌等娱乐活动中象征性地被表现;第三次脱冕是战争以更抽象的语言或文字形式进入口头文学或书面文学中。伏尔泰的小说《如此世界》对战争的脱冕很典型,拉伯雷《巨人传》更是对战争脱冕的经典之作。

我们择取古希腊生活这一个案,旨在表明狂欢在人类生活中无处不在,它构成人类生活演进的深层动力;也表明历史的长河从来就不是静水流深,并不总是显其“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这柔性的一面,它会惊涛拍岸,它会冲决堤防。真正的河魂就隐现于这大河的涨歇、涡漩与奔流中。

狂欢同样也内在于个体生命的发育成长中。人的生命并不像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是由无机状态经过有机状态再回归无机状态的循环过程,而是对一次次临界状态的克服,对一个个关隘的超迈。这些临界,这些关隘,凝聚成生命之“结”,即个体成长中的过渡仪式或庆典,如生、死、嫁、娶等,使人的生命过程呈现出峰谷跌宕的参差之势。人总是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角色进入另一种角色的,他时时被

置于“是”与“不是”，“我”与“非我”的边缘。巴巴拉－梅厄霍夫认为，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生活在一个矛盾体的边缘：我们既属于大自然，又属于文化；我们有既肯定又否认自己的双重心态；我们强调我们既是人，又是动物；虽然降生、交配和死亡是我们肉体遗产的组成部分，但我们却能无穷无尽地控制那些状态。^① 我们摇摆在这矛盾的两极，无法与自身完全一致。人类生活的这种边缘性构成狂欢的底层结构。这一点最好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来说明，我们身上同时寓有两种时间：自然的生物的时间与社会的历史的时间。人的发育成长首先是在自然的生物的时间里展开的，这种时间尽管是循环的、周期性的，但在个体的机体里，它却不可逆转，它也是匀速的、单调的。但一旦进入人类社会生活，时间会因文化或价值内涵的介入而显出轻重缓急的态势，比如重大历史事件纪念日，比如日常生活中的节庆，以及个体生命中的一系列值得庆贺的时日，就能在匀速的时间流中凸显出来。社会或个体生命中的这一系列庆贺日能否顺畅实现，往往意味着这个社会或个体是否健全或接近圆满。一般地，自然的生物的时间有利于助成封闭的自足的生命个体，它是内向性的，如植物的春华秋实，冬枯夏荣；如动物的生老病死；社会的历史的时间则是外向的开放的时间，它将个体引向身外，进入彼此助成或交往中，人从此失去了自足自在的特性。社会的历史的时间因此获得了一定的广延性或者说被空间化。时间的空间化形成了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的构成单元——时空体（时空体的另一个来源是空间的时间化）。时空体的狂欢形象是广场。在广场

① 《庆典》第138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上,人不再是独立存在的自足的个体,他得存在于自身之外,为他人或集体也因他人因集体而存在,他因此获得开放的、公共的性质。这种开放性或公共性与我们今天所置身其间的技术社会里的那种片面的公共性不同,在技术制造的生活空间里,人们的狂欢是孤独的,而在广场上,人们的狂欢则是全民的。

可见,无论是在社会还是在个体生命活动中,狂欢似乎从来就不曾缺失过。狂欢产生于前文明时代,即巨人时代行将结束、文明曙光初露的“门坎期”。进入文明社会后,它经历了由本然的狂欢生活到狂欢节再到狂欢化的演进过程,时至今日,它已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总体上看,狂欢自身也经历了一个由显到隐,由无意识到有意识到再被逐出意识的过程,经历了一个由本然的生活整合为节日庆典仪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实际上是理性与非理性力量消长的过程。当理性的框范与整合而达到自动化的程度,最终积淀为有意味的形式时,人类的生命活动与意识就可能出现断裂,形式本身的构成及其直观特征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所积淀的内容及其过程则会旁落于人们的视野外。所以,在理性日益发达、科学日益精微的今天,曾经是如火如荼、如痴如狂、虔敬而野蛮的狂欢生活已成了一个陌生的话题,难以进入与官方文化、精英文化甚至时尚文化平等对话的语境。纵使栖身官方文化边缘的民俗学家对狂欢偶有触及,但也大多是将它作为民俗探源的一级梯阶,很少对狂欢本身作正面的探讨。

民俗学家满足于对奇风异俗的描述与对风物方志的赏鉴及民间文学叙事风格、结构、模式、主题或母题的分析与鉴别,民俗学因此庸俗化为词典式或百科全书式的学问,活生生的

民俗与观念心态被抽象成死的标本硬塞进“词典”或“百科全书”中。应该说,这种近于实证的个案分析对民俗学确实不可缺少,但仅仅停留于此又远远不够。民俗学也是人学,尽管其研究方法可取自自然科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诸如定量定性分析等方法,也可以循守“始、叙、论、辩、结”的科学逻辑,但这一切又只有纳入人类文化整体这一“长远时间”才能凸显其独特的学科意义。

正是在学界对狂欢普遍失语时,巴赫金出现了。困惑世人的巴赫金现象也随之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是一个狂欢化人物。在白银时代的俄罗斯,这类人物并不罕见,比如,赫列勃尼柯夫、马雅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甚至包括高尔基等。巴赫金对狂欢本身的阐释似乎就是对他的本人生活的理论铺陈。他对狂欢的考察立足于“长远时间”观念,即将狂欢置于人类统一的文化语境中,甚至将它置于人类文化的源头。巴赫金不承认官方文化的优势立场。在他看来,狂欢是一种未被认知的、激越的生命意识,是民间的底层文化的地核,而官方文化不过是民间文化浮出海面的一角冰山。作为一种既能创生也能毁灭的力量,狂欢在文明即阶级与国家形成的条件下被迫转入地下或民间,以弱化的形式存在于各种仪式或表演形式中,存在于各种诙谐的语言作品及不拘形迹的广场语言中。狂欢的被贬斥与放逐意味着狂欢本身的文化功能发生了变异,从此它被视为一种对官方文化具有离心作用的异己力量。

但是,狂欢文化的被放逐与功能的变异并不等于其文化本质的改变。它仍能在本质这一层面与官方文化共处在统一的文化整体中。本质上,文化是关于人类及其存在的话语。

不同之处是,官方文化是独白的单声的话语,狂欢则是复调的多声部的话语。话语不仅具有语音等物质属性,它还寓有一定的社会评价。是社会评价使话语获得了价值分量。话语在人类社会中无处不在,不仅指具体的言语行为,还指人类创造的因而具有属人特征的其他的物质的、精神的的活动、行为、过程与产物。总之,一切寓有社会评价的事物都属于话语的范畴,都在文化这一概念的指涉范围内。话语的内在结构都是对话式的,独白话语也不例外。对话的最直观层面是二人间的对白。但更多的时候,对话是以具象的方式来表现的,如体态语、技术性 or 物质性的符号、意识形态材料等。它们实质上是对“二人对白”这种狭义对话的脱冕,即将话语还原为生活本身,使其回到现实的物质的甚至肉体的层面。脱冕之后的对话可以使整个世界处于一种无隔的亲昵状态,使世界变得可视、可听、可触、可摸,使冰冷的界限消弭,等级瓦解,一切都可率性而动,从而形成一种近于狂欢的生活氛围。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狂欢是对话的尘俗化、肉身化,是对话语的所指能指结构的脱冕,它能将人的生活重新导入物质的感性的世界。

巴赫金对对话的脱冕是建立在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重新审视的基础上的,是建立在对拉伯雷创作的怪诞现实主义风格辩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对话的脱冕露出了世界的狂欢本质。就巴赫金整个的思想行程来看,这一脱冕是暂时的,权宜的,目的在于揭示狂欢的文化内涵,剖析狂欢的内在肌理,从而为他的对话理论的发生提供一种内证,最终为对话理论加冕。这一加冕分三步来进行:第一步,探讨对话理论的底层结构:狂欢化世界感受;第二步,探讨狂欢化世界感

受如何向意识形态诸形式转化与渗透,尤其是如何向文学领域渗透形成狂欢化文学;第三步,对狂欢化文学进行理论阐释,从而建立狂欢化诗学。

当然,巴赫金本人并没有明确提出狂欢化诗学这一概念,但他确实一直努力于建立一种新诗学,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他有意识地走着一条不同于传统理性诗学的新路。如果理性诗学是形而上的,那么这种狂欢诗学就是形而下的,他试图将诗学引向民间与边缘,将民间笑谑文化作为狂欢诗学的内核。民间文化的那种未曾分野的原创性与全民性品格能为狂欢诗学灌注无穷的活力,因为民间文化是民众的文化,是广场的文化,它不面向少数的精英,也不面向圣殿或庙堂。狂欢诗学的这种平民化风范无疑使它能获取较理性诗学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某种意义上,巴赫金的工作是拓荒性的。正因为具有拓荒性质,它就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诠释空间。这意味着任何对巴赫金诗学理论的诠释都还只带有探索的甚至假定的性质。鉴于此,我们也不奢望本书能完全契合巴赫金的诗学思想,只要哪怕只是粗浅地勾勒出笔者所理解或所能理解的巴赫金及其思想的轨程,也就不失为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在本书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试着按照巴赫金为狂欢加冕的三个步骤来追踪他在人文科学特别是诗学领域中所作的精神漫游。

本书受浙江大学金氏人文基金资助,谨向基金捐赠人
金乐琦、金联桢、金联照先生诚表谢意。



“求是”丛书编委会

编委会

徐岱 毛丹* 盛晓明 余潇枫

孙周兴 倪为国* 曹维劲

(标*号者为执行编委)

目 录

导言

第一章 狂欢研究与对话理论·····	1
第一节 狂欢生活与文化的理性整合·····	2
第二节 狂欢研究的逻辑必然·····	22
第三节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狂欢研究·····	40
第二章 狂欢的发生学研究 with 狂欢化·····	61
第一节 对几种狂欢发生学相关理论的考察·····	62
第二节 巴赫金的狂欢理论·····	79
第三节 狂欢自觉的文化构形:狂欢化·····	106
第三章 狂欢化文学 with 狂欢化世界感受·····	125
第一节 加冕脱冕:艺术思维的狂欢化·····	127
第二节 讽刺性摹拟:文学体裁的狂欢化·····	141
第三节 时空体的地形学还原:作品世界的狂欢化·····	159

第四章 狂欢化文学的体裁与风格特征	177
第一节 庄谐:关于苏格拉底对话与梅尼普讽刺 ...	178
第二节 复调: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	195
第三节 怪诞:关于拉伯雷的小说世界	221
第五章 狂欢诗学:关于长篇小说的修辞理论	238
第一节 长远时间与狂欢诗学	239
第二节 超语言学:狂欢诗学的理论基石	261
第三节 狂欢诗学:关于长篇小说的修辞理论	284
第六章 狂欢诗学的理论品格与现实关怀	320
第一节 狂欢诗学的基本特征	320
第二节 拒绝匿名的狂欢:关于女性写作	332
第三节 拒绝孤独的狂欢:关于民间写作	356
后记	380

Contents

Introduction

Chapter one :carnival study and dialogue theory 1

- 1 Carnival life and the rational conformity of culture 2
- 2 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carnival study 22
- 3 Bakhtin's dialogue theory and carnival study 40

Chapter two: The study of carnival origin and the

carnivalization 61

- 1 the Critique of relative theories on carnival origin 62
- 2 Bakhtin's carnival theory 79
- 3 the conscious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carnival:
carnivalization 106

Chapter three:carnival literature and the feel of car

nivalizationalworld 125